

话鬼说傩

张昕 著



中国自古以来涉及鬼神的有关思维、意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就十分丰富，所以，对于鬼、傩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只能在十分宽泛的范畴中进行。

【说文】云：“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这也就是说鬼这东
不应把鬼排斥于人的行列之外
的地方，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话鬼说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张昕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鬼说雉/张 昕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5354-1837-6

I. 话…

II. 张…

III. 文化…

责任编辑:李新华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85443721 传真: 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public.wh.bh.cn 传真: 85443862

印刷:明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版次: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14 千字 印数: 1-500 册

ISBN 7-5354-1837-6/G·159

定价:15.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随着文化艺术事业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研究的逐步深入，向读者介绍一些鬼和鬼文化、雉（nuó）和雉文化这些古老的文化“化石”，实属必要。

介绍和研究这种神秘的文化现象，展示和探讨这些“活化石”将是一件十分有趣同时又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事情。笔者力求以朴素的文风、通俗的笔触和简练的篇幅去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帮助读者透过这些小小的水滴去逐步理解祖国古老文化的灿烂辉煌和博大精深。

笔者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认为世上是不存在鬼的，那么，作为“惊殴疫疠之鬼”的雉也不应该存在，但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是世间最复杂、最微妙的过程，它们作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幻体又是存在的。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宗教意识、风俗习惯等都大量地留存于现实生活之中。正因为如此，所谓的话鬼谈鬼，话雉谈雉，研究鬼文化和

雉文化就是对于它们之中所包含的物质文化现象和精神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其包含的物质文化是指有关鬼和雉的实用性器物、礼仪和祭祀活动；精神文化是指有关鬼和雉的各种思维成因和意识形态等。当然，这两个方面又是密切相关的，两者的综合共同构筑了鬼、雉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载体。

本书将从文化学的角度，阐述鬼与雉、鬼文化与雉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鬼、神、雉、巫与人的结合这类复杂的交接方式进行通俗性的简化，使这类人神结合、人鬼结合或神鬼结合的非科学认识和反映得到一种科学的阐释。

对于鬼雉文化的研究，不同于神话学、宗教学研究，它已从中独立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文化载体。在人类的文化场中，鬼雉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生命体，对于这样一个文化的有机整体的研究是不能以简单的“尸体解剖”来分解的。对于一个活的文化形态，其结合的整体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与人生的需要密切相关，而文化特质的功能就是满足这一社会成员间的某种需要。功能学派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对鬼雉文化的存在进行科学的理解。

功能学派认为，器物和习惯构成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方面和精神的方面，它们互相形成，

互相决定，共同实现文化的功能。^①

如果我们细心地考察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神秘文化，从它们的诞生之源到发展之流都几乎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功能主义的烙印。鬼雉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也不例外。远古人类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是产生诸如鬼雉崇拜这类神秘文化的土壤，人们无可奈何地乞求神灵的帮助最终也仅仅换得一丝对心灵的慰藉。

谈鬼谈雉，不是宣扬封建迷信，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受过长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洗礼。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我们消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从而消除虚伪，因为人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毫不顾及别人会给我们扣上什么无神论或者别的帽子”。^② 这也就是笔者写作本书的指导思想。

① 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恩格斯：《英国状况》，1844年版。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章 话鬼说傺	1
----------	---

第一节 对鬼与傺的界定	1
-------------	---

(一) 林林总总的鬼	4
------------	---

(二) 形形色色的傺	17
------------	----

第二节 神秘的鬼傺文化体系	33
---------------	----

(一) 原始崇拜体系	34
------------	----

(二) 宗教信仰体系	35
------------	----

(三) 民间传说体系	35
------------	----

第二章 鬼傺的起源	39
-----------	----

第一节 鬼傺源流考	41
-----------	----

(一) 滥觞期的鬼傺	41
------------	----

(二) 成熟期的鬼傺	42
------------	----

(三) 鼎盛期的鬼傺	43
------------	----

(四) 转化期的鬼傺	45
(五) 嬗变期的鬼傺	46
第二节 鬼傺信仰的建立	49
(一) 鬼傺与自然崇拜	49
(二) 鬼傺与英雄崇拜	60
(三) 鬼傺与生殖崇拜	65
(四) 鬼傺与道教信仰	72
(五) 鬼傺与民间信仰	84
第三章 鬼傺与地域文化	91
第一节 荆楚文化中的鬼傺	99
(一) 荆楚文化的生态	100
(二) 楚傺文化的交融	105
(三) 荆楚鬼傺的记叙	112
第二节 黔贵文化中的鬼傺	115
(一) 黔贵文化的生态	115
(二) 兴盛的黔贵鬼傺文化	120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鬼傺	135
(一) 文化生态的概述	136
(二) 各具特色的三类傺俗	141
第四章 鬼傺造型艺术	155

第一节	鬼傩面具艺术	155
(一)	鬼傩面具的渊源	157
(二)	鬼傩面具的分类及艺术特色	165
第二节	其它鬼傩工艺	175
(一)	鬼傩蜡染艺术	175
(二)	鬼傩剪纸艺术	178
(三)	鬼傩砂陶艺术	178
后 记		181
附 鬼傩面具图例		187

第一章 话鬼说雮

第一节 对鬼与雮的界定

中国自古以来涉及鬼神的有关思维、意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就十分丰富，所以，对于鬼、雮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只能在十分宽泛的范畴中进行。

首先，我们将粗线条勾勒一下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于鬼和雮的解释，以及它们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大致轮廓。

《淮南子》对于鬼神的起因有一番形象而生动的解释：

“夫醉者俛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也；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酒浊其神也。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也；见寝石，以为石虎：惧掠其气也。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鸩鸢，毛者为驹犵，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水生蛇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磷，人弗怪也；山出泉阳，水生罔象，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见闻鲜而识物浅也。天下之怪物，圣人之所独见；利害之反复，知者之所独明达也；同异疑嫌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见不可布于海内，闻不可明于百姓，是故因鬼神机祥而为立禁，总形类相推而为

变象。何以知其然也？世欲言曰：殯大高者，而殯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射其肘；枕户牖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于法令，而圣人之所以口传也。夫殯大高而殯为上牲者，非殯贤于野兽麋鹿也；而神明独享之，何也？以为殯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藏者，非能具绵绵曼温暖于身也。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之，而不可传于后世。无益死者而足以养生，故因其资而誓之。相戏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戏，必为过失，过失相伤，其患必大。无涉血之仇争忿斗，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愚者所不忌也。故因太祖累以其心，枕户牖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而玄化，则不待户牖之行。若乘虚而出入，则无能履也。夫户牖者，风气之所往来也。风气也，阴阳相掎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凡此之俗，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府官者也。故以机祥明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所由来者远矣。而愚者以为机祥，而狠者以为非，惟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殯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故时见其德不功其功也。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绝泽，流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惟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车为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此圣人之所以重仁袭恩。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灶，后稷作稼穡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

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①我之所以引用这段长长的文字，是为了使读者认识到关于鬼神的出现这一课题，《淮南子》的作者刘安已有意识地从事心理学、宗教学和神话学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可以把这段话简化为：世上的鬼之产生是来自三个方面的，即人心所造为其一，宗教所造为其二，为功臣名人所造为其三。

既然鬼的由来如此复杂，那么鬼是什么样子？自远古以来，人们众说纷纭。

《说文》云：“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这也就是说鬼这东西和人有很相同的地方，不应把鬼排斥于人的行列之外。

在人类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自然现象以及人的自身认识极为浅薄，特别不能理解的现象就是人类的死亡。人为什么会死？死后又会变成什么？在一个家族中，一个部落中，本来大家相依为命，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大家都是集体的一员，每一个成员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旦有人永远地死去，那些剩下的成员就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以为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奇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生命。因此，死亡、死者，鬼魂、神灵之间的内在联系就被建立起来了，对于亡者的恐惧，对于鬼魂的崇拜，对神灵的依附也就随之而生。

人们的世界观是矛盾的统一体，单一的鬼随人类社会的进步又分化成了善鬼和恶鬼两种，善鬼最终随人们的意愿而演变成了神，成了美好、善良愿望的象征；而恶鬼则代表了

^① 《淮南子·汜论训篇》。

丑陋和凶险，两者激烈地对抗着。于是矛盾的一方象征着邪恶、丑恶、凶恶则以狭义的鬼的形象固定下来；另一方则代表了正义、善良、美好，以“惊毆疫病”的雉神形象保存起来，两方面都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化、繁衍，成为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之中的文化形象。

（一）林林总总的鬼

正如人的性格各异、相貌不同一样，在人们心目中的鬼的形象和性格也是形形色色的，具有人格特征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在人们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自身的认识能力十分低下的人类初始阶段，人们意识形态中已产生了鬼的概念，在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生存问题未获得解决时，最大的困惑来自大自然。因此，自然鬼是人类各民族在其幼稚阶段中首先确认的一类鬼，我们不妨称其为第一类鬼。

人类要生存下去，首先就要适应自然环境，日月星辰、雨雪风霜、山洪大火、火山地震，无不威胁着原始先民的生存。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难以理解，因而就误以为这些使人惊心动魄的自然现象本身是有生命的，那是一种与自己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生命。这些自然现象在人类的心灵中累积为惊吓和恐惧，并成为人们心灵中自然鬼产生的思想基础。

恐惧和敬畏是原始初民的共同心理特质。因为恐惧，所以产生了各种鬼的概念。这第一类鬼则是人类恐惧自然灾害的产物。

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树一石、一山一水、风云日月、

雷电网雪都是产生自然鬼的物质基础，这种自然现象的宽泛性也造成了自然鬼的多样性。

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来说，自然鬼是不同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鬼。例如与景颇族同源，生活在云南西北怒江流域的阿昌族人，认为存在着太阳鬼、月亮鬼、毛虫鬼、山鬼、藤子鬼、村寨鬼等等，并认为若被太阳鬼或月亮鬼咬着了就会眼睛痛，被毛虫鬼咬了就会浑身起疙瘩，若被山鬼咬着人和牛则会化为山石而不能动了。又如拉祜族观念中存在天鬼、地鬼、水鬼、树鬼等等，其中天鬼是世间最大的鬼，称为厄沙，是统治万事万物、掌管人类凶吉祸福的权威。鬼，在拉祜族中称“尼”（ni），因而家鬼称为“耶尼”；雨鬼称为“姆鱼尼”；石鬼称“哈尼”，风鬼称“姆厚尼”。而作为拉祜族的一支的苦聪人，其观念之中的自然鬼更为复杂，有厄沙（天公鬼）、厄马（天母鬼）、厄尼（水鬼）、哈尼（石鬼）、波尼（龙鬼）、厄同尼（箐谷鬼）、米比尼（倒山鬼）、姆厚尼（风鬼）、生何尼（水浆树鬼）、姆哈西厄尼（虹鬼）、米拜尼（火塘鬼）、厄交尼（路鬼）等等。可见他们虽与拉祜人同样操拉祜族语，但他们的鬼神观念更为复杂。

由于自然鬼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存和安危，故存在的范畴极为宽泛。在西盟佤族人中间，山川、河流、生物和一切自然界中他们所不能理解的现象，都被认为有“灵魂”，或称之为“鬼神”。西盟佤族生活在云南阿佤山中心地带，尚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其原始的宗教观念尚属于自然宗教的阶段。在人类社会的这一历史阶段中，正是鬼神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鬼的信仰是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

木依吉是西盟佤族最崇拜的鬼，在他们的心目中，木依吉是掌握一切自然现象的，如刮风、下雨、打雷、洪水、野火，以及谷物的生长，人的生老病死等等。此外，地位次要一些的鬼还有管水的水鬼“阿容”，管风的风鬼“达务”，管森林的树鬼“腔秃”，管谷子生长的鬼“司欧布”等等。佤族人对于人体自身的各种现象、疾病和痛苦难以理解，于是又创造出了一批专司人体感官的鬼：管人的皮肤发痒的鬼“阿瑞”；使人筋骨痛、头痛、脚痛的鬼“古柚”；使人耳痛的鬼“阿巴各”；使人彻底耳聋的鬼“各若”；疟疾鬼“各朗”；使人抽筋的鬼“哈”；使人肚子胀气的鬼“宏”，如此等等。在佤族人观念之中鬼与人们的关系极为密切。作为第一类鬼的自然鬼，对于人们的影响是久远的，在阶级分化之前的社会里，自然鬼之间没有明显的上下、尊卑之分，这也是各民族宗教萌发初期的共同现象。

第二类鬼是祖先鬼。祖先鬼的产生是随着人类祖先崇拜意识的产生而出现的。祖先鬼应被划入“善鬼”的范畴。崇拜祖先，把祖先当作鬼来祭祀也是各地各民族所共同表现出来的崇拜意识。

如在黎族地区，人们普遍把祖先鬼奉为最有力的鬼。他们认为，祖先生前是一家之主，与人们共同生活、劳动，死后仍应和家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谁如果犯了上，得罪了祖先鬼，就会招致各种不幸。汉民族的祠堂，供奉祖先的牌位也是崇拜祖先鬼的例子。

第三类鬼是凶鬼。这类鬼多源于非正常死亡的人，由于人的非正常死亡原因很多，故这一类的鬼也特别多，如吊死鬼、饿死鬼、冻死

鬼、冤死鬼、溺死鬼（又称水鬼）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会对人的生存产生危害。

吊死鬼，又称为缢鬼，是因各种原因而被迫上吊自杀而死的人所变成的鬼，形象十分可怕，往往给人造成一种异常恐怖的气氛。如《聊斋志异》卷六有一段关于吊死鬼的记载：

“范生者，宿于旅。食后，烛而假寐。忽一婢来，襜衣置椅上；又有镜奁篋，一一列案头，乃去。俄一少妇自房中出，发篋开奁，对镜栉掠；已而髻，已而簪，顾影徘徊甚久。前婢来，进匳沃盥。盥已捧帨，既，持沐汤去。妇解襖出裙帔，炫然新制，就着之。掩衿提领，结束周至。范不语，中心疑怪，谓必奔妇，将严装以就客也。妇装訖，出长带，垂诸梁而结焉。讶之。妇从容跂双弯，引颈受缢。方一着带，目即合，眉即竖，舌出吻二寸许，颜色惨变如鬼。大骇奔出，呼告主人，验之已渺。”这一段记载中，前者的可爱美丽，后者的恐怖狰狞产生了对比十分强烈的反差。这种巨大的差异使人很难在头脑中把两种形象统一起来。最终，人们心目中被吊死鬼的可怕面容所充斥。

作为凶鬼之一的吊死鬼，不仅形象可怕，而且其内心也十分险恶，常常为找一个替身而引诱别人上吊自尽，一旦自己的鬼把戏被人识破，便非报复不可，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智破讨债计》是一个流传于江苏泰州一带民间的故事，里面这样描述吊死鬼的伎俩：

有一位名为李红朝的书生，有一次赶集回来天色已晚，路上偶遇两位妙龄女子，从她们口中探得其欲害死一户人家

的新媳妇，心中大惊，于是设计谋先跑到鲍家沟那位新媳妇家报了信，救了她的性命。由于书生不知那两位女子是两个伪装的吊死鬼而糊里糊涂地触怒了她们，于是，她们就跑来找李书生算账。她们一见到李书生便大献殷勤，说：“先生真是个大好人，让我们带你去仙境走走吧！你过来看看那里边多迷人啊。”说着说着只见她俩手牵一条红绳，中间系上一个活结，两人各牵一端，把活结往书生头上套来。说来也怪，透过那个圆圆的活结，里面看上去亭台楼阁，一片仙境，十分迷人。李书生心里冷静，识破其诈，就假装糊涂地问道：“那里边是什么地方？那么漂亮！”两个女子说：“那里面是仙境啊，你把头伸进去看看就明白了。”李书生心里清楚，如果把头往里这么一伸，就准没命了，就用手往里面伸去。两个吊死鬼急了忙说：“不对，错了，把头伸进去呀！”李书生把手收回来把脚往里伸，两个吊死鬼又一个劲地喊着：“还不对，应该把头伸进去才对呢！”李红朝就故意一会儿用手一会儿用脚，装疯卖傻，就是不用头去伸。两个吊死鬼见李书生不上当也急了，就说：“我们来教你吧！你真笨呀！”那个小一点的女子说：“这样，你用手抓牢这一头。”说着把绳子一端交给了李书生。李红朝紧紧地抓住红绳的一端，那个小一点的吊死鬼刚把头伸进那个活扣中，李书生就拼命地一拉那红绳，只听见“哎哟”一声怪叫，那个小吊死鬼就应声倒地了，另外一个吓得扔掉红绳转身就逃得无影无踪了。^①

吊死鬼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而且已形成了类型化和程

① 见《中国鬼话》第20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